

程

孟子上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

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  
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  
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人歿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  
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  
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  
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

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  
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  
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歿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  
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歿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歿者一洒之如之  
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  
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  
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  
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  
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

苗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  
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  
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

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  
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  
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  
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  
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  
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  
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

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  
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  
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  
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  
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  
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懼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

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

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

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

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  
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  
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  
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賄胥讒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  
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  
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  
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  
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棖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

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

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闕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歿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歿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歿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

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久而民弗  
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  
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  
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  
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  
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  
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  
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  
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  
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

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  
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  
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  
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

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  
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  
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  
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䟽於  
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

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  
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  
之惟此時爲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  
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  
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  
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

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  
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  
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  
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  
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  
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  
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

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  
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  
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  
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  
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

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  
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  
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  
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  
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  
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  
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

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  
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  
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  
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  
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  
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由

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

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孟子卷之五  
三十一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  
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  
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  
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  
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  
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  
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  
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  
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  
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況不爲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  
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

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  
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  
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  
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  
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  
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

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

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  
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  
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  
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  
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  
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  
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  
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

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  
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  
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  
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  
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  
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  
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  
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  
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  
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  
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  
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  
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  
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  
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  
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  
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  
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

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  
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  
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  
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  
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  
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

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  
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  
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  
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  
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  
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  
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

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  
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  
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書  
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  
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  
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  
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  
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  
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  
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  
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  
我志也

新君

裕平命天子當今之世舍其誰也吾何為不  
以其部族之限何矣夫天未裕平命天子也  
世皆由風而來士百有餘矣以其禮儀也  
報此一也也五百字必育王其國必育  
日處聞夫子曰君子不器天不器人曰如  
孟子去齊或問曰夫去齊而何不新也於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覿謂齊景  
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  
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

滕定公夢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歿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夢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

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  
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  
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  
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  
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  
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

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

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



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  
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  
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  
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  
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  
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  
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  
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  
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

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

孟子上  
四  
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歿而遂倍之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孟子  
四三  
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  
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  
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  
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  
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  
國家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  
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  
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  
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  
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  
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  
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  
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

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  
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  
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  
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  
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藟  
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  
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  
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  
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

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

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

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  
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  
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  
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  
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  
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  
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  
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  
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  
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  
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

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

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  
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  
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  
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  
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旣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堯舜旣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  
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  
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  
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  
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

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  
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  
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  
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  
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鰕鰕者爲哉他日其母殺  
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  
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  
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  
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下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  
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  
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  
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  
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聖人旣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

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

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于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

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仁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



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鷓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

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

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

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

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  
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爲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

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子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  
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  
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  
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  
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  
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

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歿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

孟子下  
八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

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

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  
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  
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  
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  
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  
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

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  
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  
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  
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 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  
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  
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  
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  
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  
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  
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  
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  
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

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

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

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  
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  
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  
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  
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  
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

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  
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  
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  
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  
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  
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  
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

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覘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  
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  
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  
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  
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執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  
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  
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  
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  
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  
而娶則吾旣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  
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  
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



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  
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  
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  
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  
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  
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  
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

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之爲天子則放之  
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  
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  
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

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

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

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  
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  
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  
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  
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  
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  
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  
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  
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

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

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以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

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



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

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

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

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

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誨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

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  
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  
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  
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  
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  
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

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  
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  
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

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

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何如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

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士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召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  
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  
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  
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  
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  
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  
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性爲仁  
義猶以杞柳爲柷捲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  
而以爲柷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柷捲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柷捲則亦將戕賊人以  
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  
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



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  
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  
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  
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  
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  
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  
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  
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  
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  
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  
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多無以異於

者吾多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多亦有外  
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  
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  
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  
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

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  
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  
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  
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  
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  
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  
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  
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  
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  
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  
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  
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麩  
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  
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  
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  
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  
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

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

爲有牯亡之矣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  
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之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  
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  
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  
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

歿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歿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歿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歿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歿嗚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歿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歿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歿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檟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

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



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莢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

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

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

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  
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  
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  
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  
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  
子得之平陸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  
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  
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  
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  
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  
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

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

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

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  
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  
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  
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  
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  
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

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  
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  
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地不千  
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  
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  
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  
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  
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  
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  
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  
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  
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  
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  
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  
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  
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  
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

孟子下  
五十一  
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

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歿而已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歿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殀者正命也桎梏殀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  
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

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  
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  
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  
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  
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

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矣五  
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  
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  
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  
者此之謂也

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  
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  
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  
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  
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  
成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  
無他善與利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

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  
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  
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  
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  
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  
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  
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  
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  
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  
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  
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



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  
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而後受人君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  
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  
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  
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  
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暮之喪猶愈於已  
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  
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歿者其  
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  
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  
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  
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

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  
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  
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  
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

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三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  
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之親之重也殺人之父  
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

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  
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  
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  
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

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谿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

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  
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  
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  
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  
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  
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  
苙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

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  
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  
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  
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

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  
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  
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  
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  
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

踰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  
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  
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  
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  
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  
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  
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  
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  
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  
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  
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

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恐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孟子下

終

明

新安吳勉學校梓

卷之五